

TONGBIAN  
GAOZHONG  
YUWEN JIAOKESHU  
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  
指定阅读书系  
ZHONG YUEDU  
SHUXU

一切负的莫不有正的意义，

生活即是经过否定而得到更高的肯定之前进历程。

XIUCILIQICHENG

张岱年◎著

修辞立其诚

张岱年文化随笔

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指定阅读  
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  
通论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目 录

## 第一编 哲学篇

- 中国思想源流 / 3
-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/ 11
- 论中国传统哲学中“人”的观念 / 24
- 试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/ 36
- 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 / 47
- 学术思想的继续与立新 / 68
- 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/ 71
- 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 / 75
- 我的哲学观 / 84
- 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/ 86

## 第二编 文化篇


-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 / 97
-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/ 104
-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/ 115
- 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 / 133



- 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 / 143  
综合、创新、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/ 147  
评“五四”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 / 151  
文化体系及其改造 / 160  
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 / 175  
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 / 185

### 第三编 漫笔篇

- 爱 智 / 191  
辩证法与生活 / 194  
六经注我、我注六经 / 200  
义理·考据·词章 / 204  
“百家争鸣”与“定于一尊” / 207  
“愚民”和“明民” / 211  
说杨墨 / 214  
读经与读子 / 217  
评“内圣外王” / 221  
谈士节 / 224  
评“三不足” / 226  
辨程门立雪 / 229  
礼义与人心 / 232  
疑古与信古 / 234  
修辞立其诚 / 237  
张岱年年谱简编 / 240



第一编  
哲学篇





## 中国思想源流

人类哲学思想的推进发展，不是直线的，而是曲折的。其中含正反合，然亦非机械的三段，亦许四段。但必有立定、有否定，有否定之否定，表面上复返于初。中国思想发展正是如此。在西洋哲学，整个历史是唯物与唯心，怀疑与独断之争。在中国则不然，在中国是刚柔、损益、动静、有为与无为之争，在宇宙论上则是理气之争。

原始的正，是孔墨，是主动、益、刚，人为的。墨虽反儒，然其最根本的思想与儒无殊，只比儒更刚更动。初次的反，是老、杨，主静、损、柔，反人为。初次合，在汉代，但乃是一个停顿的合。再次的反来自印度，即佛教，比老、杨更极端，再次的合，便是宋明道学。其后又有反，是颜李，排斥老、杨、佛氏及汉宋诸儒的思想，往刚、动、益的方面走。继之又从外来了一个有大力量的反，即西洋哲学。西洋哲学本非统一，而总起来可说是偏于刚动的，此反打破了中国之旧传统，而亦做了颜李的援军。今后的思想，当是吸收了西洋思想以后的新的合，而必亦是原始固有的积极精神之复活。



一、〔源〕 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。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于《诗》及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大概都是周之中叶的作品，其中思想是主实、重人的，表现一种宏毅、刚健、朴实的精神。熊十力先生说《诗》云：“不离现实而别求天国，亦即于现实生活之中而具超脱意趣，未尝沦溺于物欲。”实最允切。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，所以思想表现一种沉深、雄厚、伟大、闷肆、创造、前进气息，勤奋、勇猛，而又稳重、宏阔。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，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，实在《诗》《书》中已大致决定。

在春秋时代，此种思想为一般贵族学者如季札、子产、晏子、叔向等所保持、发展。子产所谓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，实为中国人的基本态度。

二、〔正之立〕 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。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，却也是集大成的人。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，开始了新的时代。孔子哲学不是以前思想之反，而乃以前的思想之结晶与更进的发展。在孔子，古代的宏毅、朴质的精神更具体的表现着。“刚毅木讷近仁”，孔子自己实是一个刚毅木讷、气象深厚的人。

孔子一生极有积极勇进的精神，他重现实，重人力。他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栖栖遑遑，奔波周游，图谋改良当时的社会。“为之不厌”，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是他的自述。孔子的根本观念是仁，仁即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用现今的词语来说即是“努力扩大发展自己的人格使至于圆满，并助人扩大发展其人格使至于圆满”。孔子很注重刚、勇、义。孔子的思想

宏大、圆融、中正，然而在根本上是积极的主动的。

孔子以后便是墨子。墨子比孔子更刚毅，却不及孔子之宏融。墨子是周代尚文的反动，他要把大禹治水的精神拿出来。墨子出身工农，所以能极端刻苦，丝毫不要享乐。他“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”，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”。墨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可歌可泣，他是古代宏毅、勇猛的精神之偏于一端的表现。

孔子刚毅而宏大中正，墨子则只刚毅。孔子讲节用，同时亦注重礼乐，墨子只讲严格的节用。孔子讲推己及人的仁恕，墨子要爱无差等的兼爱。墨子是孔子思想的一半极端发展起来，而排斥其另一半。但孔墨都尚人为，积极活动，刻苦救世，不怕牺牲，同是弘毅、刚健的精神表现。儒墨在当时虽成敌对之势，其实所争只在小端，如命与鬼，乐与非乐，义与利而已。

三、〔初次反〕 儒墨弘盛的结果，引起了反动，即道家思想。道家的前驱是避世的隐士，在孔子时即不少。渐渐才完成其思想系统，最早的代表当是老聃、杨朱。孔子重刚尚为，老子却要柔，无为。孔子主仁，墨子主兼爱，杨朱却取为我，拔一毛利天下不为。孔子、墨子都积极活动，老子却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老子、杨朱是要全朴葆真，返于自然的。老子是看到人为结果常弄巧成拙，常只毁坏了自然而已，所以要“以懦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”，要“常善救人，常善救物”。老子、杨朱之后有田骈、庄周，更发挥广大消极思想。道家哲学是儒墨的反动。

四、〔正之继进〕 道家的反动，没有阻遏了儒、墨哲学的进展。儒墨都吸收了道家的优长，而完成其更积极的思想。孟子、荀子继



续发挥孔子思想，宋钐继续发挥墨子的思想。

在孟子，宏毅刚大的精神更进一步的发挥起来，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，其为气也、至大至刚”。孟子哲学主旨在“扩充”，要扩充性中善端以至于圆满。

荀子更进而创出了戡天的思想，“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？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？”他坚决主张克服自然以为人用，要“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，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”。荀子的制天论，后为《中庸》所发展，略加变更而成“赞天地之化育”的思想，所谓“赞天地之化育”即加入于天地的创造中，一方克服自然，一方与自然调谐，即是协助自然。

《易传》也是发挥宏毅哲学的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“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！”“刚健中正”四字表出了中国固有精神之精髓。

五、〔一旁流〕 在儒、墨、杨三家相争的时候，又起一个较小的旁流，这是一崭新的流，却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。此流即惠施、公孙龙辩者之学。儒、墨、杨始终不专于求知，惠施、公孙龙才开始专注意辩，注意小问题的分析。辩者之风起，墨家也受其影响，结果有《墨经》的成就。然惠施、公孙龙之学，竟没有完成而绝。

六、〔初次合〕 时间到汉初，社会政治的变化，致成思想界的变化。汉初道家思想盛，武帝则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。表面上虽是孔学定于一尊，实际上汉以后的思想是儒道之合，但又有一个不健全的合，停顿的合，儒家的勇猛有为的精神不容存在了，道家的怀疑否认的精神也不容存在。先秦思想的活动状态停止了，而墨家更

因新的社会情况的关系而完全消灭。

七、〔外来的反〕 中国本土的思想安定了，不久却输入了外来的思想，即佛教，又引起了大的变化。

佛教初来不盛，在魏晋时，引起了老庄思想的复活，对于孔教经术，成为一种反动。此潮因两晋政局动荡而不能继续下去，佛教却从此大盛起来。佛教初盛的时候是一个争斗时代，与中国本土传统斗。其后则是归依的时代，一般人遗忘了本土固有的哲学而皈依于佛教。佛教最盛时代在唐，在这时代中产生了几个中国佛教大思想家，他们根据佛教经典有所创发，他们的思想不是与中国古代思想成一系的，而是与印度思想成一系，却又不免带中国人气味。

佛教思想在根本上是与老庄相近的，是消极的、主静的，同是对中国固有的刚健宏毅的思想之反。

八、〔再度的合〕 佛教思想输入后，经历了许多年，中国人乃能消化之，重新建立新的哲学。这即新儒家，或道学、理学。新儒家的前驱是韩愈、李翱，正式成立的人是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。新儒家攻击释道二氏，实际吸收了释道二氏思想成分很多，乃是一合。新儒家部分地恢复了古代儒家的积极有为的精神，融汇了道家及佛教的主静无欲的思想，其人生态度是入世的，而最注重个人的修养，个人生活的圆满，主静而排斥动。

北宋诸子中，以张载气象最较刚健。张氏兼综了孔子的仁、墨子的兼爱，及庄子万物一体的思想，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。“立必俱立，知必周知，爱必兼爱，成不独成”。“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”。张子比较注重动。他很有些墨家的气概。



周敦颐“主静以立人极”，程颢说仁，只以与万物为一体内外合一言之。程颐以居敬穷理为主旨。

到南宋时，新儒家遂分裂为两派，朱熹主居敬穷理，注重钻研经史，严分天理人欲。陆九渊只讲“先立乎其大”，要静中涵养。程朱所谓敬，本有常常自觉的意思，提撕警醒，毋怠毋忘。但他的哲学终不免太拘束，使人不活泼，失刚健之气。陆氏所讲，是达到神志清明的神秘生活的捷径，而离国计民生之学益远。

陆学至明代的王守仁而大成。王氏讲致良知，纯是唯心的个人修养术。其行知合一及事上磨炼之说，颇有动的气息，然究竟是心学。

古代儒家是最注重国家社会的，后来的新儒家所注重的却是个人修养方法。

九、〔又一反〕 到清初，又起了反动。即颜李学。颜元觉得宋明道学所含老、释成分太重，太欠刚健，要完全恢复古代儒家的主动重实思想；道家佛教的消极思想，要一概予以否弃。颜李学是对于老庄及汉以后的一切思想之反。颜李重现实、功利、动；反对静，更反对专注意于内心的修养。

颜李学因社会政治的关系未得稍盛，衍其绪者只有戴震，戴氏亦反静敬，却不及颜李那样讲实用。戴氏恢复了古代儒家的节欲论，否认宋明的禁欲说。

清末又有今文学派之起，除其荒谬的话外，今文学派是有积极精神的，讲改造，讲大同。

自古代至清末的中国思想之环，是从儒家起，经几许反动，又

一半地回到儒家，后来又整个地回到儒家。

十、〔二次外来的反〕 这时世界大通了，西洋思想也随着西洋的武力与资本力量，侵入了中国。

这次外来的思想，其力远比佛教为大，实有整个地扫荡了中国传统的趋势。

强有力的西洋思想打破了中国许多的束缚人、阻碍进步的旧传统，一部分人得到了一种解放。

十一、〔未来的新合〕 不久必有新的合到来。

这个合当是个创造性的合，必非只是调和。

西洋思想之输入，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。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。

这第二次外来思想正与第一次外来思想恰相反，佛教的输入使中国思想走上柔静的路子，这西洋思想之输入，必将使中国走到刚动的路上去。

中国的宏毅刚健的精神必藉此而恢复起来。

很奇怪地，佛教未来之前，先有道家思想为之内应，同是对于儒墨的积极思想之反；今西洋思想未来之前，又先有颜习斋、戴东原为之内应，同为对于宋明思想的反动。

中国思想之发展，简括论之，也可说只三大段，原始是宏毅、刚动的思想，其次是柔静的思想，最后否定之否定，又必是宏毅、刚动的思想。

但这合亦必是一广大的合，印度思想的精英必容纳在内，而理学的优长必保持不失，且加以推展。



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，应付此种危难，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。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，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，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，而是一种新的创造。

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，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。哲学上若还不能独立，别的独立更谈不到。

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、刚毅的创造力量。

##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

中国古代哲学中，有“人贵于物”的思想。所谓人贵于物，即是说人类有高于一般动物的价值。古代所谓“贵”，即是今天所谓“价值”。肯定人贵于物，即是肯定人的价值。

所谓的人价值，含有两层意义：一是指人类的价值，二是指个人的价值，这两层意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。肯定人类的价值，必然也要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；肯定个人的价值，更必须承认人类作为一个物类的价值。但是，普通所谓个人价值，又含有另一意义，即是，针对社会国家的整体而言，个人有一定的价值。这种观念是和个性解放、个人自由等观念密切联系的。这种观念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，在古代哲学中虽然也有这种思想的萌芽，但是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。

中国古代所谓人贵于物，主要是讲人类的价值，其中包括一般人的价值。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又包括两个问题：一是“人有没有价值？”二是“人怎样生活才有价值？”本文专门评述中国古代关于“人有没有价值”问题的学说。

在中国古代，多数思想家都肯定人在“天地之间”有重要的意



义，人与一般动物相比有高贵的价值。这所谓人的价值，一方面是对“天”而言，或对“神”而言；一方面是对“物”即对别的动物而言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宗教意识比较淡薄，对于神的信仰在中国哲学中不占重要地位，无神论者更否认神的存在。多数思想家都以人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，而不重视关于神的问题。多数思想家认为，人高出于一般动物之上，在自然界中有重要的作用。

试从孔子谈起。孔子区别了人与鸟兽，他尝说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，《集解》云：“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，安能去人从鸟兽居乎？”）他把人与鸟兽对置起来，人只能与人合群，设法改善人群的生活。《论语》记载：“厩焚，子退朝，曰：伤人乎？不问马。”（《乡党》，郑玄注云：“重人贱畜。”）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，这是孔子的一贯态度。

人与鸟兽的区别何在？孔子以为，人是有独立意志的，他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（《子罕》）匹夫即普通平民。孔子肯定一般的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。

孔子很少谈论鬼神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神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又云：“樊迟问知，子曰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在孔子看来，人民生活问题比神的问题更为重要。

孔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是仁。仁的观念在春秋前期即已流行，孔子加以提炼、加以宣扬，把仁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。孔子所谓仁的主要意义是“爱人”。《论语》云：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爱人。”（《颜渊》）爱人亦即爱众，孔子提倡“泛爱众”（《学而》）。仁以“人”

或“众”为对象，包括爱亲，而不仅是爱亲。有若说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？”（《学而》）孝悌是仁的起点，仁包括孝悌，但不仅是孝悌。仁是爱人，君对于民应实行仁德。孔子说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水火是人民所需要的，仁也是人民所需要的。孔子“贵仁”（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），其中包含对于人的重视。（在孔子学说中，人是泛称，民是人的一部分。）

孔子区别了人与鸟兽，肯定一般人都有独立意志；但他又区别了君子和小人。尝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（《阳货》）为统治者服务是小人的本分，孔子是维护等级制度的，孔子是在拥护等级制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一定价值的。

《孝经》叙述孔子与曾参的问答，引孔子云：“天地之性人为贵。”天地之间的生命，人是最贵的。这句话未必是孔子原话，但对于汉代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，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一贯的观点。

孟子继承孔子，也强调人与鸟兽的区别，他诘问告子“生之谓性”之说云：“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”（《孟子·告子》）在孟子看来，人之性是与牛之性、犬之性不同的。他认为，人与人是同类，人之性是人类的共同本性：“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与我同类者。”（同上）这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特点何在？孟子以为，这个特点就是承认“理义”，也就是有道德意识。他说：“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；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、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”（同上）



所谓理义即是道德原则，孟子以为，这是一切人所共同肯定（同然）的，肯定理义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。

人何以能肯定理义呢？孟子以为这靠思维的作用，他说：“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，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（同上）理义是思之所得，是通过思维作用而得到的。耳目是人与鸟兽同有的，心的思维作用则是人所独有的。

孟子以为，人能思，则能认识自己固有的价值。他说：“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。人之所贵者，非良贵也；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。”（同上，赵注云：“人人自有贵者在己身，不思之耳。赵孟，晋卿之贵者，能贵人，能贱人。人之所自有者，他人不能贱之也。”）“人之所贵”指权势者给予的爵位，是可以剥夺的。“人人有贵于己者”，是“良贵”，这是人所自有的价值。孟子宣称“人人有贵于己者”，他明确肯定人的价值。

孟子肯定人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，又认为这特点不易保持。他说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（《离娄》下）于是强调君子与野人的区别，他说：“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”（《滕文公》上）“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；治人者食于人。天下之通义也。”（同上）这样，孟子一方面肯定人与人是同类的，一方面又把人区分为“劳心”与“劳力”两大部分，借分工的必要来论证剥削的合理。

孟子虽然为阶级剥削辩护，但究竟肯定人有高于禽兽的价值，他指斥当时的统治者说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